

敌后女侦察员

〔苏〕C·科斯京 И·亚库舍夫著
王伯正译 苏伯可校



敌后女侦察员

【苏】С·科斯京 Л·亚库舍夫 著
王伯正 译 苏伯可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С • КОСТИН Л • ЯКУШЕВ
СЛЕД «КОМЕТ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СААФ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78

7051/331

敌后女侦察员

〔苏〕С • 科斯京 Л • 亚库舍夫 著
王伯正 译 苏伯可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1/8 字数124,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5319·38 定价：0.90元

出 版 说 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闪击苏联后，德军迅速占领苏联大片土地。为了袭扰德军后方，配合前线作战，苏联组织了游击兵团，在敌后与德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德军为了消灭游击兵团，派遣女间谍打入游击队内部。游击总司令部为了获取德军内部情报，也派了女侦察员等打入德军内部。在敌人重兵集团后方斯摩棱斯克地区，游击兵团侦察科与克伦默尔为首的德国秘密警察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本书即是生动描写这场侦察与反侦察战的记实小说。作者是当时游击总司令部侦察机关负责人和老侦察员。

目 录

引 言.....	1
跟踪追击.....	3
“丸花蜂”飞行未逞.....	27
“彗星”的足迹.....	44
沃龙佐夫一家	104
狼与猎人	118
“马拉特”行动	133
突破重围	151
“赖纳”的末日	154
“同乡”	161
在维什涅夫旅	171

引 言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苏军奉命放弃了俄罗斯古城斯摩棱斯克。浓烟烈火笼罩着斯摩棱希纳。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其占领的土地上作恶多端，闻所未闻。

敌占区的劳动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怀着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新秩序”的无比憎恨，纷纷起来，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展开英勇的斗争。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怒潮日益高涨。许多人进入丛林，组织起游击队，向敌人报仇雪耻。

在斯洛博达、韦利日、普列奇斯京、杰米多夫、杜霍夫希纳、卡斯普利亚和伊利因斯基地区，每家都有人参加游击队，有的全家人都参加了游击队。

根据苏共斯摩棱斯克州委的决定，该州北部地区所有的游击队联合起来组成兵团，统一由尼基福尔·扎哈洛维奇·科利亚达指挥。

经过与占领者几个月的斗争，这个兵团已发展到近四千名战士。兵团以下划分成旅和支队，不断地由当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被俘后逃出来的士兵加以补充。

尼基福尔·扎哈洛维奇在国内战争中参加过远东游击战争，在红军中担任过指挥员，还在民警局干过一段工作。尽管按年龄科利亚达不在动员范围之内，但他本人请求上级派他到敌后去工作。上级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斯摩棱希纳地区，游击队在道路上和居民点埋设地

雷，炸毁敌人的军火车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袭击法西斯警备队，与希特勒分子的帮凶及其仆从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加里宁方面军指挥部认为，科利亚达——巴佳的各游击支队在重要敌占区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给巴佳的各个支队派来了专家、指挥员和侦察员。

然而，在游击队取得一些胜利的同时，科利亚达兵团司令部在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弱点——缺乏严密的侦察组织。游击运动总司令部决定加强巴佳司令部，建立侦察科，内设作战组，任命В·И·布鲁索夫担任组长，Л·Т·亚库舍夫（М·Г·奥尔洛夫）担任副组长，工作人员有Р·Р·索博利和Л·В·格罗莫夫。格罗莫夫当时是参谋长。在作战组成立的同时，Р·韦特罗娃和Л·扎恩杰两位无线电报务员来到了巴佳兵团。

一九四二年春天，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郊的失败，大大改变了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性质和尔后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敌人兵力、军队调动、预备队以及新编部队的可靠情报，对于红军的指挥作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指挥部对在中央战线一带战斗的巴佳兵团建立强有力的侦察小组非常重视。开展极其复杂而又危险的敌后工作需要可靠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由侦察科在游击队员、郊外农村居民、逃难者之中精心挑选的。苏联人，特别是其中的教师、共青团员，当了侦察员以后，在与阴险狡猾的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得那样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简直是奇迹。

跟 踪 追 击

巴佳司令部侦察科开展工作已有几个星期了。他们获得了一些有关敌人兵力的重要情报，上报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他们研究确定了在斯摩棱斯克各地的秘密接头地点，与许多游击队侦察员沟通了联系，规定了接头办法。

格罗莫夫、布鲁索夫、奥尔洛夫经常和巴佳在一起，注视着直属巴佳亲自领导的女侦察员的一举一动。她们都是一些勇敢的妇女，常常为了搜集一点情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居民点袭击敌人。

阿普列托夫旅在一连串军事行动中遭受几次失败之后，弄清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事先准备不足，而在于敌人事先就知道了他们行动开始的时间。这就是说，游击队里有敌人的奸细在活动。

有一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巴佳就来到了侦察科。他想到一个旅了解一下侦察到的有关区里的情况。他按照老习惯在屋里走来走去，提出一些问题，听着对方的回答。然后，突然停下来，说道：

“玛莎从斯摩棱斯克回来了。她和那里的一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对啦，我派她到卡斯普利亚去弄清讨伐队的兵力情况，而她却到了斯摩棱斯克。好样的，打进了这个城市！……要不要派她重新到那里去，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

侦察科的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不到卡斯普利亚去，而

去了斯摩棱斯克？到了敌占区严酷统治的城市？她是怎么潜入那里的？又是怎么和那里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呢？他们想起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警告：与任何一个自称是地下工作者的人接触时要小心谨慎。又突然想到，如果有一个巴佳的女侦察员失踪，敌人就能够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必须……审查玛莎，而后再考虑交给她重要任务的问题。

奥尔洛夫同格罗莫夫和布鲁索夫商议之后，向巴佳提出了一个审查计划。侦察科同事们的疑心使他有些吃惊。但是，巴佳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员，还是考虑到，审查他的一个女侦察员即使是多余的，也不会带来什么坏处。况且，他并不了解有关玛莎的全部情况。

过去，玛莎在白俄罗斯当过教师。在德军进攻期间，她落在她的熟人——一些逃难者的后面，在卡斯普利亚住了下来。被赶到德国去的威胁促使她跑进丛林，当上了游击队员。在科利亚达游击队的影响下，她成了巴佳的一名侦察员。她二十五岁，中等个儿，长得很漂亮，在女侦察员中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她性格乐观，善于交际。女朋友们都喜爱她。

诚然，玛莎的这些情况，巴佳只是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得知的。卡斯普利亚游击小组对审查玛莎的工作感到很为难，因为找不到一个参与她活动的人，一些人牺牲了，其他人撤退到苏联后方。这样，审查有关玛莎的复杂工作只有让侦察科的人干了。

但过了几天之后，玛莎失踪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她回到了科列沃。她来到巴佳面前，惭愧地微笑着向巴佳报告说：

“请原谅我擅自外出。但您原来交给我弄清卡斯普利亚

讨伐队兵力的任务，由于当时我潜入斯摩棱斯克，而没有完成。现在我向您报告我亲自获得的情报。”

当巴佳对玛莎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并对因此而造成的后果给予严厉警告之后，玛莎提醒巴佳必须进一步加强与斯摩棱斯克地下组织联系。但科利亚达借口很忙，便答应过几天再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玛莎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巴佳的怀疑。根据布鲁索夫的建议，他决定不派玛莎到斯摩棱斯克去。但为了不引起她的疑心，他要玛莎把她在斯摩棱斯克与地下工作人员联系的整个活动过程写成书面材料，几天之后交上来。

这时，布鲁索夫和奥尔洛夫来到奥奇罗夫旅。他们认识了女青年游击队员拉里莎，和她商量了关于调她到司令部侦察科工作的问题。拉里莎同意了。游击队员霍明把她送到巴佳司令部。

过了不大一会，科利亚达的副官康斯坦丁·莫尔恰诺夫走进了女侦察员的宿舍，和他一起进来的是一位姑娘。

“请认识一下，”莫尔恰诺夫叫道。“这是我们新来的侦察员，叫拉里莎。大家帮她安排一下，介绍一下作息制度。也要向她发出警告，可不准任何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进入你们这个修道院！”

康斯坦丁开的这个玩笑，逗得姑娘们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俏皮话来。此时，拉里莎双手提着一个小包袱，不好意思地望着这些未来的朋友。大家亲热地接待她。司务长克拉夫季娅从医院里弄来了床铺被褥。玛莎把它和自己的床安放在一起。

一连几天，巴佳没有叫人到他那里去，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女侦察员分派任务。这给拉里莎提供了自然结交女友的机

会。年青的女侦察员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固执和多余的好奇心。她们新朋友的举止也和她们一样。只有玛莎对拉里莎的过去以及她在其他支队所执行的任务很感兴趣。她们俩就这样交上了朋友。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着那和平的岁月，向往着今后怎样生活，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拉里莎为了学习侦察经验，几次请求玛莎出去执行任务时也要把她带在身边。玛莎答应说，如果巴佳同意的话，下次执行任务时她俩一同去。

这时，玛莎已经写完了有关斯摩棱斯克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情况报告。这位领导人叫马克斯。他表示愿意帮助游击队侦察、破坏敌人的军事目标。当时，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个地下组织撤出城去，以避免死亡的威胁。……玛莎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她认识马克斯是偶然的。但是，她这个侦察员的嗅觉提醒着她，她在和一位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打交道。至于马克斯住在什么地方，她能够按照房屋倒塌的废墟来确定。在报告的结尾，玛莎写道，她的报告不能回答在那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全部问题，她请求派她再一次和马克斯会面。

当时，有几个问题摆在侦察科面前。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玛莎报告的可靠性没有保证。她，无可争辩地是一位有经验的女侦察员。但是，如果马克斯地下工作资历很深的话，那么，这两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怎么能够那么迅速而又那么轻率地相互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呢？与素不相识的人接触，即便他们是地下工作人员，也可能给游击队带来很大麻烦。这关系到多少战士的生死问题呀！

在当时的情况下，侦察科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玛莎的报告是纳粹秘密警察伪造的，而这个虚构的地下组织，是玩弄巴佳司令部的诱饵；面临着“逮捕威胁”的地下工作

者，是寻找机会打进科利亚达游击队的法西斯特务。

但是，兵团首长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侦察员的报告。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而巴佳仍没有做出与斯摩棱斯克地下工作人员接触的任何决定。这也正符合侦察科的计划。在巴佳看来，如果对玛莎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话，她自己就会抓紧进行这件事。至于采取什么方式，那很难预料。因此暂时先对女侦察员的住处进行观察。

一天夜里。从女侦察员住处走出一个女人，长长的披肩从头顶拉到腿。她向医院附近的灌木丛走去。从那儿走出一个男人。值勤的侦察员贝科夫和萨维利耶夫认出那个男人是医生穆欣，那个披着长披肩的女人原来就是玛莎。

从这天夜里起，他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穆欣身上。

根据司令部的一些材料证明，穆欣是应征入伍的。战前，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工作。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关进维捷布斯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而后又从那里逃出来。在他悄悄地往家溜的时候，遇上了巴佳的游击队，他就留在他们医院里工作。他走遍游击队的各个旅和支队，那里需要他去给伤病员治疗。

根据侦察科的呈文，巴佳通知玛莎说，他对她提供的关于地下组织的情报很感兴趣。她的报告已上送党的地下州委全权代表。如果全权代表决定和玛莎会面，她就将到他那里去。如果不举行会面，他作为一个兵团首长，也只得执行州委全权代表的指示。谈话结束时，巴佳说服玛莎当地下州委全权代表与马克斯地下小组之间的联络员。他当时说：

“我决定派拉里莎到鲁德尼亚车站去，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搜集有关敌人构筑工事方面的情报。指挥部很需要这方面的情况。为避开游击区，她必须经过斯摩棱斯克。如果她被

扣留，就要查清她有没有变节行为，还是不是我们的侦察员。可那么一来，就要错过良机。”

玛莎开始说服巴佳，不要派拉里莎一个人去。她还年青，缺乏经验，会牺牲的。她建议派她俩一块去执行这个任务。但巴佳不同意。

“我没有权利让你，玛莎，我的一位优秀侦察员去冒险。我需要你去执行重要任务。如果我派你和拉里莎一起去鲁德尼亚车站，在这期间，可能会下达关于你和全权代表会面的指示，所以我让拉里莎一个人到那里去。我想她会胜任的。”

科利亚达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如果玛莎是敌人的奸细，她应该对与全权代表的会面感兴趣，而拉里莎经斯摩棱斯克去鲁德尼亚车站之行，也会促使玛莎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如果所谓马克斯地下小组是敌人侦察机关用来玩弄巴佳所施的诡计的话，那么侦察科以州委全权代表名义对这个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很感兴趣的奇谈就是将计就计。

夜里，在科利亚达的房间里，侦察科的同事们会见了拉里莎，向她介绍了一个计划。计划之一，是要这个姑娘去执行任务的时候，答应完成玛莎求她办的任何事情。在会面结束时，他们告诉拉里莎，她将被送到塞尔—利普基村，在那里听候新的指示。

事态初期的发展完全没有出乎侦察科同事们的预料。

当拉里莎返回宿舍，刚刚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就听见玛莎要她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低语声……

在路上玛莎突然向朋友问道：

“巴佳给了你什么任务？”

她的好奇心当然使拉里莎感到吃惊。但她故意装出一副

要不要向她泄密的犹豫不决的样子。只是在玛莎一再请求下，她才坦白地说出，明天夜里乘车经斯摩棱斯克到鲁德尼亚车站去，搜集有关德军在这个地区构筑工事的情报。并且说，她担心完不成任务。

“不要性急，”玛莎回答说，“表现得单纯一点，自然一点。不是特别需要，不和任何人发生联系。”

两个朋友散步就此结束，回到自己的宿舍。但过了两个小时，当拉里莎睡得正熟的时候，玛莎又和穆欣见了面。

早晨，当玛莎和拉里莎单独走着的时候，她对拉里莎说：

“我求你给我办一件事。你到斯摩棱斯克以后，到我未婚夫那里去，我有几句话请你向他转告一下。”

“你瞒着我呢，玛莎。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可是，关于你未婚夫的事直到现在才对我讲。当然喽，我一定到他那里去。但是，也可能不在家。你写个便信吧……”

“拉里莎，你太年轻没有经验啦。战争年代谁能给地下人员写信呢？……因为我的马克斯在城里干着危险的事情，领导地下工作……”

“然而，如果他是地下人员，我到他那里去会引起他疑心的。他怎么会相信我是从你那儿来的呢？”

“我给你一件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品，他一看到，便知道你是朋友。”

“我怎么找到他呢？”

“你到鲁德尼亚去，正好路过他住的那条街。我给你讲……”

几小时之后，一辆大车跟着拉里莎赶了过来。赶车的是公务排游击队员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过去他参加过国内战

争，当过骑兵，在斯摩棱希纳沦陷后的最初几天，他参加了游击队，勇敢地完成指挥员交给的任务。只有几个人知道索罗金是侦察员。

玛莎送拉里莎到大车前，告诉她接头暗语“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缺举行结婚典礼时穿的连衣裙”，又补充道：

“这是戒指。”还没等回答，她就把它戴在朋友的手指上。“你，大概会想到，这是多么特别的东西，特殊的礼物呀！如果没有战争，未婚夫要赠送未婚妻金戒指的。然而，现在这个也就算不错啦。主要的是爱情……快点回来呵，我等着你。”

说到这里，拉里莎就执行任务去了。

天黑以后，布鲁索夫和奥尔洛夫来到了塞尔—利普基村。

他们听了拉里莎的汇报，又仔细察看了戒指，得出结论，戒指就是实物暗号，是口头暗语的补充。在戒指里面的小圆圈上有一个小十字，在十字的右边有两个数字：《2》和《2》。这是只普通的铝质戒指，但制作很精致。

听了拉里莎的详细叙述之后，在侦察科的同事们看来，玛莎是敌人的奸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啦。可能她是马克斯与……穆欣之间的联络员？夜间和医士的几次会面证实了这种估计。

在那天晚上，布鲁索夫、奥尔洛夫和拉里莎长时间地讨论着这个青年女侦察员在斯摩棱斯克的行动计划。在那里她要担好大风险，然而没有其他办法。拉里莎应该去和马克斯联系，而后根据情况行事。如果他向她说出他是德国秘密警察，她要在初期威胁拷问之后就要承认她是游击队侦察员，被派到鲁德尼亚车站去，在亲戚的帮助下搜集有关构筑

防御工事的情报。调查结果证实，她的这些亲戚早先住在那里，但后来撤退了。如果德国秘密警察要她答应当奸细，她应该表示同意。

在天亮之前，布鲁索夫和奥尔洛夫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和拉里莎告别。临别时，她好象怕人听见似的，悄声说：“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一个老头送她，他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对周围一带的地形很熟悉。按照事先的安排以及证件的填写，老头是拉里莎的祖父。拉里莎转向他，微笑着叫道：“爷爷，咱们该走了。”老头付之一笑，一声不响地摘下帽子，和送行的人握了手，沉重地拄着一根满是瘢节的棍子，朝树林的方向走去。拉里莎不时地回头望望，不一会，他们就看不见了。

在这当儿，侦察员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年青的女侦察员——共青团员、勇敢的游击队员，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就在不久以前，她在父亲——共产党员牺牲的地方参加了游击队，公开地打击法西斯强盗。而现在，与敌人的新的搏斗在等着她。在这个斗争中她的主要武器不是冲锋枪和手榴弹，而是沉着、勇敢，对从事的事业充满着的必胜信心。

侦察科的每个同事几乎每天都要送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去执行任务。他们周密地制定了每一个行动计划。

这次拉里莎去执行任务，布鲁索夫和奥尔洛夫把她送走之后，在返回司令部的路上，他们又对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要度过的每一天，走的每一步重新作了分析。

几天来事态的发展表明，玛莎关于马克斯地下组织的报告完全是敌人侦察机关捏造的神话。她在报告中写道，她不知道马克斯的地址，而后来，对拉里莎说出了他的地址。她并

没有指出那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她的未婚夫，而在朋友面前流露出她对马克斯强烈的爱情。这一切表明她在耍两面派把戏。

但是，在玛莎这种行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仍然是不清楚的。有一点侦察员们是清楚的：敌人的女联络员再也不能去和她的主子联系了，因为侦察员打搅了她。现在玛莎利用了拉里莎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事态将怎样进一步发展下去呢？只有让时间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的回答。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第5旅侦察组在树林里扣留了一个正在向北溜走的姑娘。从她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她见到游击队员很高兴。她不顾大家的解释，要求尽快把她带到司令部去。当她单独和旅长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出了接头暗语，并请求报告巴佳侦察科，说她回来了。

布鲁索夫和奥尔洛夫很快来到这里。看上去拉斯托奇卡（拉里莎的爱称）显得疲惫不堪，绯红的面色变得暗淡无光，两眼深陷，充满了泪水……

她开始很激动，讲话也不连贯，后来，才慢慢平静下来。侦察员们也就能够弄清自分别以来，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拉里莎来到斯摩棱斯克，很快找到了玛莎告诉她的那所房子。听到她的敲门声，走出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穿着一身破衣服。

“我找马克斯，”拉里莎说。

“我就是”，那个人答道，一面打着手势让她进屋。

女侦察员说：

“我是玛莎的朋友。是她让我来转告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缺举行结婚典礼时穿的连衣裙’。还有……”